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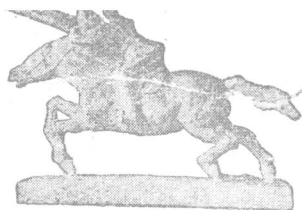
一件殺人案



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

一件殺人案

葉一峯著



新文藝出版社

一九五六·上海

內 容 提 要

這部中篇小說，原名“擦亮眼睛”，發表於一九五五年十二月號“解放軍文藝”。書中描寫了一個特務分子，偽造自己的歷史，混進人民解放軍某部文工團創作組裏任創作員。偽裝積極、進步、謙虛、老實，加上他會寫文章，表現出有“才能”，很快就騙取了領導的信任，被任命為創作組的行政組長，還混進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，以後就被培養起來，成為青年作家。他就開始在他的作品裏，散播資產階級思想；利用作家的身份，下部隊去“體驗生活”，却暗中偵察國防設施，蒐集情報，供給敵人。

這期間，文工團一個女同志受了他的蒙騙，和他結了婚，不久，他的秘密信件被她發覺了，他就下毒手，把他的“愛人”殺死，並把殺人罪嫁禍於他的“愛人”以前的戀愛對象。領導幹部為這些假象所迷惑，就把那個男同志當作殺人犯逮捕了，後來，經過保衛部門的嚴密調查，終於揭破了這個案件的真相；逮捕了真正的兇手。

小說用流暢的文字，動人的情節，描繪出兩面派特務分子的陰險的臉孔，同時，也描述了一些同志嚴重地缺乏警惕性，被敵人鑽了空子的事實。在目前的肅反鬥爭中，對於提高讀者的警惕性，是有一定的教育意義的。

一 件 殺 人 案

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

葉 一 峯 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

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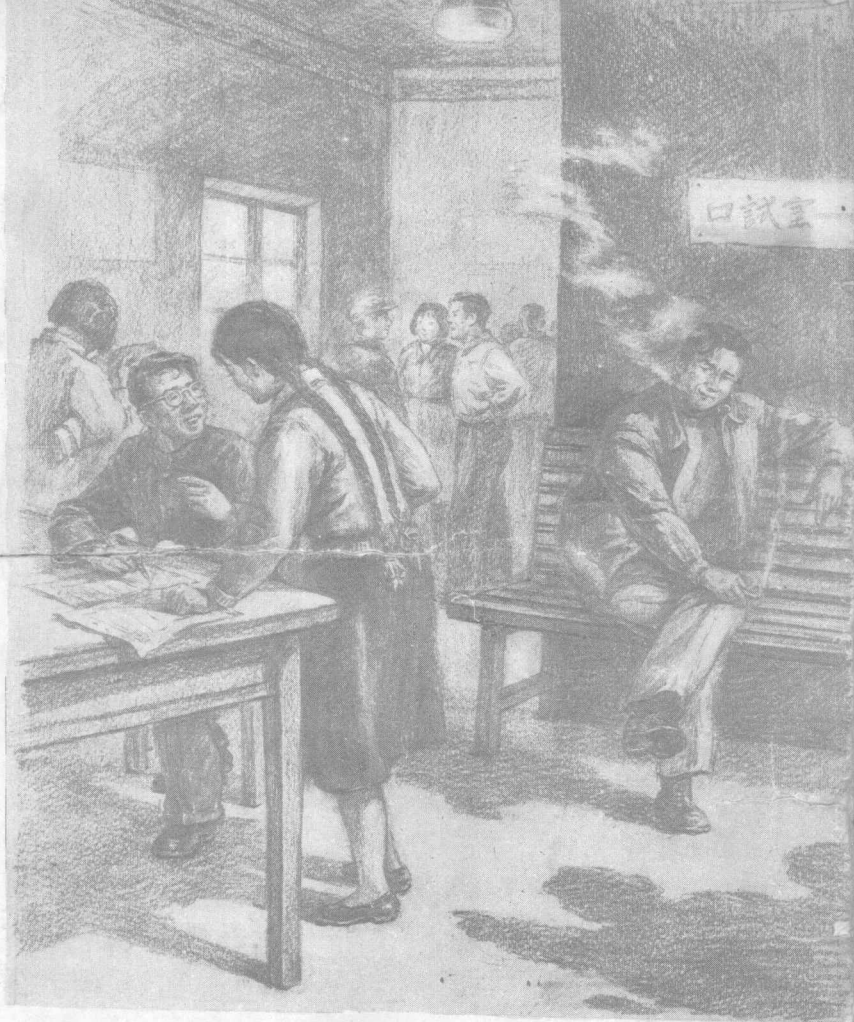
書號 925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2 1/8 插頁 5 字數 43,000

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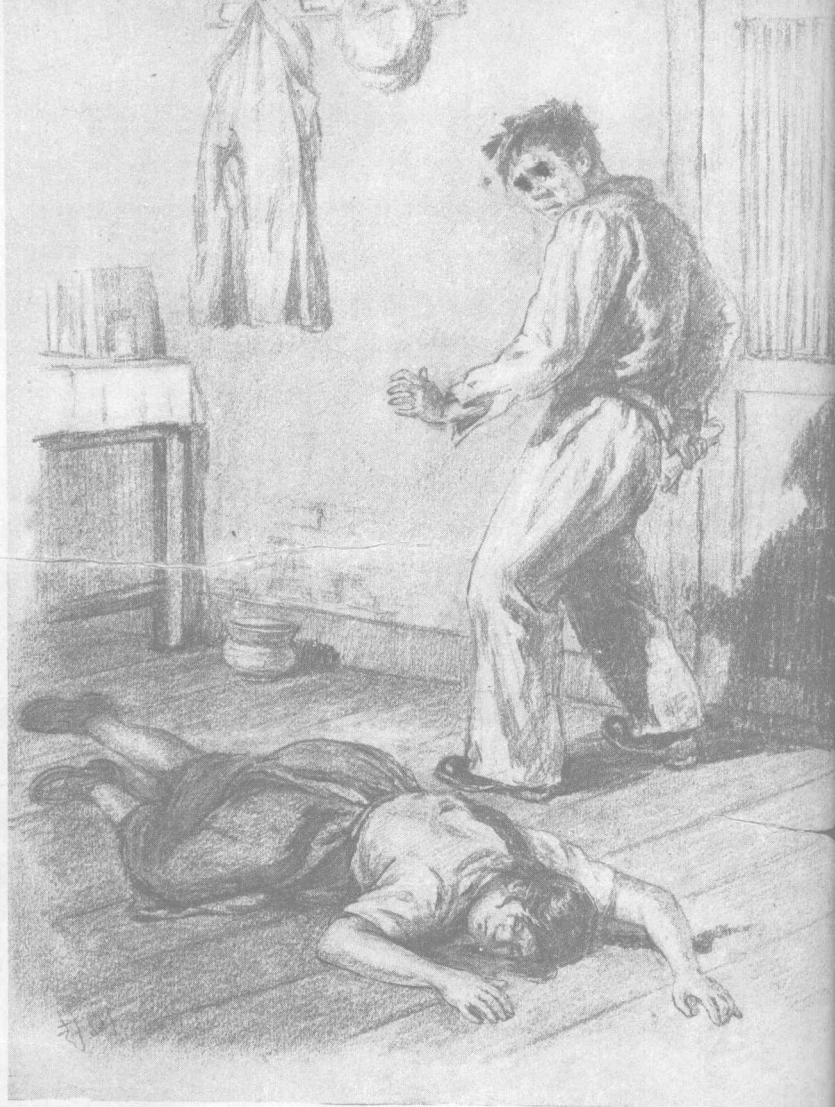
印數 1—150,000 定價(6) 0.27 元













序 幕

保衛部于處長的寫字枱上，放滿了文件、檔案。他坐在桌前的轉椅上，對着這一大堆材料，凝神深思，嘴裏噙着的烟斗，燃得吱吱發響。他一會皺了皺他那雙濃眉，一會又瞪着他那雙銳利的眼睛，用手輕輕地敲了敲寫字枱。

屋裏的電扇來回地轉動着，吹得桌上的文件飄起，發出沙沙響聲。于處長一手關了電門，好像嫌電扇攪擾他思索似的。

“把犯人帶進來！”于處長命令道。

助理員曹方和一個帶短槍的戰士押着一個犯人進來。他是前天深夜，從軍區文工團逮捕的現行殺人犯。犯人大約二十五、六歲，個子不高，戴了一副近視眼鏡，是個文弱書生的樣子。

犯人神志很沮喪，進來之後，坐到被指定的凳子上。用疑慮的眼光，掃視一下四周，然後，靜靜地等候訊問。

“你叫什麼名字？”于處長問。

“吳斌。”犯人的聲音沙啞。

“在文工團裏做什麼工作？”

1
吳斌

“創作組的創作員。”

“文工團控告你因強姦而殺死女演員劉玉，你有什麼話說的呢？”于處長注視着犯人臉孔的表情。

“這是天大的冤枉事！那天是星期六晚，我們團部大院裏開跳舞晚會，我一直沒有離開過舞場，這怎能是我作的事！”犯人說話有條理。

“怎麼死者手裏緊握的一塊布條，是從你的襯衣上撕下來的呢？”于處長把從吳斌宿舍裏搜出來的那件灰色花條布襯衣拿過來，扔到犯人眼前的桌上去。

犯人看了看襯衣，驚疑地說：“襯衣的確是我的襯衣，這是我穿髒了扔在房裏準備洗的。誰知道什麼人把它撕破了！”

“你要說老實話！”于處長嚴肅地說。

“我從來都沒有對組織說過謊話！我相信組織不會冤枉好人，總會把事情弄清楚的！”犯人現出難過的樣子。

“劉玉過去和你戀愛過，後來她不愛你，和別人結婚了，你就好恨在心吧？”于處長進一步問。

說到這問題上來，犯人忍不住，哭了，越哭越厲害，好像很傷心，答話也答不成句。

于處長命令把犯人押回去。

于處長，四十歲，個子不高，寬寬的肩膀，身材結實粗壯。由於職業的經驗和個人的特性，他觀察問題，往往是透過它的現象，去尋出它的實質。因此，他對任何案件，在沒有掌握到確實的材料時，是不輕易下結論的。

這件姦殺案發生的第二天，他剛從某師檢查工作回來，回來後，首長就指定他辦理這個案件，他研究了現有的材料和初

步審訊了犯人之後，感到問題還不是那麼簡單。這裏擺着兩個疑問：誰是兇手？是姦殺還是政治性的謀殺？這使他費盡了腦汁。

他又把電扇扭開，並把它固定下來，好讓風吹吹自己的頭腦，以便清醒一下腦筋。

于處長又一次翻閱犯人的檔案，他的歷史情況沒有什麼疑點。托×市公安局調查吳斌的家庭歷史情況的覆電，和他本人參軍後寫的自傳沒有不相符的地方。也就是說，這個人歷史上沒有什麼問題。

于處長又拿起犯人各個時期的鑑定表來。這個人是比較落後，但也沒有作過違犯紀律的事。在近年來，逐漸有進步。

“落後是不好，可還看不出他是壞人！”于處長輕輕地自語說。

于處長又翻到一份創作組同志們對他的意見，大概是生活檢討會上大家對他的批評。綜合起來，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語：吳斌自從發覺劉玉不愛他後，很氣憤，工作也不好好幹，這是很不對的；但後來也想通了，在劉玉和袁橫結婚時，他表示祝福她，這是好的。

“是呵！這個人的道德觀點，還算高尚！”于處長又自語地說。

他感到這些研究很有價值，它提供了：吳斌不一定是兇手。

他又重複拿起文工團對兇手的控告信。輕輕地唸着：“此人一貫落後，政治思想不開展，最後發展成爲強姦殺人的罪犯……”他看了這個結語後，不由的又回過頭去看看他們的理由。理由是兩點：“吳斌和劉玉過去戀愛過，他恨她又愛上了別人；第二，死者手裏握着一條灰色花條布，已查明這條布

是從吳斌的襯衣上扯下來的。”

但是，一個強而有力的疑點立即又在于處長腦子中出現了：案件發生在舞會舉行的時間，但據調查，那天舞會上，吳斌穿的是白色襯衣！

“未免有點欠客觀吧！”于處長自信地說了一聲，他把材料推向一邊，將轉椅轉了一下，隨後，把啣在嘴上的烟斗向椅身敲了敲，將烟灰倒了出來，又裝上一袋烟絲，掏出打火機，打着火，吱吱地把烟斗吸得響響的。他手裏一面做着這些機械的動作，可是，腦子裏却一面思考着上面的問題。這是他的工作習慣。

“我們調查研究的範圍太狹小哩！解決不了這個複雜的案件呵！”他突然叫起來。

他拿起了桌上的電話耳機，撥了幾下。

“喂，你是文工團團部辦公室嗎？我找陳德團長！”于處長對着送話器說道。

“是呀！于處長嗎？兇手招認了嗎？”對方問。

“這個問題我先不答覆你。喂，我想了解一下死者的丈夫——袁橫的政治情況！”

“他是我們的一個有才華的青年作家，你看過他的戲嗎？……”

——“我此刻還不打算了解他的作品！”于處長打斷對方的話。
“他的一貫表現怎樣？”

——“一貫積極！受過獎、立過功；寫了不少作品；生活也刻苦、樸素、正派。這次不幸事件，給他的打擊太大，現在神經有點失常！”

“他的歷史情況，你們審查過沒有？”于處長問。

“他偽造過學歷，但在‘忠誠老實運動’時，自動交代了。最近請求入黨，我們對他偽造學歷那段時間他做過什麼、以及他的家庭成分，還沒了解清。此外，就沒有發現他有什麼歷史問題了。但上述這兩點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問題！”團長似乎替他辯護。

“這就是說，你們對這個人的歷史情況，還沒有作過嚴格的審查。恐怕岔子就出在這裏吧？”于處長用疑問的口氣說道。

“他剛新婚不久，兩人的感情非常之好，想不到出了這樣不幸的事，够叫人同情哩！你們還從他那裏打主意，懷疑他有什麼政治問題？……”團長的語音，聽出有些不大高興。

“是呵，我們對一個政治歷史情況還不清楚的人，是要從政治上去注意呵！”

于處長把耳機放下，手指敲了敲桌子，心想：“陳德是個劇作家，人倒是個善良的人，但他看幹部，只着眼他的寫作才能，只要他業務上有能力，就不注意他的政治歷史情況。偏信、偏愛，是容易上當的呀！”

于處長又在他的烟斗裏塞滿了一袋烟，吸燃了，才把當時直接負責這個案子的助理員曹方叫進來。

“你去把袁橫、劉玉的檔案要來，再詳細檢查一下他們的東西。”

他交代完之後，看了看錶，差五分鐘十二點。他伸了伸兩隻胳膊，把衣服穿好，走出了辦公室。

*

*

*

下午于處長回到辦公室來，助理員已經把檔案及劉玉的

遺物堆在他的辦公桌上。他檢查到劉玉的一本小小的日記本子，特別感到興趣。他把電扇打開，慢慢地一頁一頁地仔細翻閱着：

二月×日

春光特別明媚，心情也如春日一樣煥發。橫幫助我解決了一個演劇上的難題。呵，他多麼有才能，我多麼愛他，真是吻他不够。

于處長說了聲：“看來這女孩子很愛他，也很崇拜他。他們的新婚生活似乎是很甜蜜的。”

他繼續翻下去，還是那些甜蜜的愛情話。便又翻下去……

他忽然像發現了什麼重要問題似的，便大聲喊助理員。曹方應聲走了進來。

“你檢查袁橫的東西，有沒有一包相片？”于處長問。

“沒有。”

“你再去仔細檢查一次！”

他又繼續翻日記，一直看到最後一頁。

“這裏面有問題呵！”于處長把日記本合起來，放在他的寫字枱的玻璃板上。仰起頭來，望着天花板，一口一口地吸着他的烟斗。

“檢查袁橫的東西，不但沒有相片，連一封信、一片字紙都沒有。”助理員曹方走進來報告說。

“唔。”于處長應了一聲，好像他早已意料到了。

他站了起來，向助理員交代一下，要他用最迅速的方法，把幾個問題調查清楚。之後，他夾起他的公事包，坐了一部車子到市公安局去。他感到：這不是件姦殺案，而是個政治性的謀殺。那麼，這種謀殺就不是一個人幹的，必定和軍隊以外的

人有聯系。因而，有必要親自去一趟，和市公安部門作詳細的研究，以求得他們的配合。

從市公安局了解情況回來，于處長對自己的分析更加肯定，再與助理員曹方提供的材料一對證，就更確信無疑了。便抓起耳機，給文工團打電話。

“老陳嗎？”

“是！”

“你們把袁橫監視起來，我馬上派人去將他逮捕！”于處長嚴肅地通知說。

“怎麼啦！你們認為他是兇手嗎？”團長驚訝地問。

“不僅是殺人的問題！不過，案情還得暫時保守秘密。”于處長答道。

“你們既然有證據，那就逮捕吧。不過，希望你們慎重調查，千萬不要……”團長以懷疑的口氣，截住了自己的話。

“怎麼？你怕我們會‘冤枉好人’麼？”于處長大聲說道，“請放心，我們是能够把案情弄清楚的！”

案情終於弄清楚了：

一九四九年初，華北某大城市解放了。

中國人民解放軍正舉行入城式，整齊的隊伍，雄赳赳地通過了這座曾被敵人長期統治的城市的街道。坦克和砲車的隆隆的轟鳴，響徹雲霄。夾道的男女，像過節日一樣地擁擠着，他們以從沒有過的興奮心情，紛紛向坦克上、砲車上投擲鮮花，並不斷地舉手高呼：

“中國人民解放軍萬歲！”

“中國共產黨萬歲！”

“打到南京去！徹底消滅反動派！”

就在進城部隊通過的一條大街的一座樓房裏，有三個人伏在窗台上，用驚慌和敵視的眼光，俯瞰着馬路上走過的一隊隊的隊伍，一輛輛的坦克。

這三個人，一個是胖子，四十歲左右，臉上長滿鬍子，像商店的大老闆。一個是高個子，也是四十左右，臉色焦黃，穿了一身黑呢子制服，一望就知道是個反動政府的官員。另一個是個青年人，生得文質彬彬，臉色很陰沉，鼻子高高的，他穿了一件茄克和一條灰呢褲子，從外貌看，像是個大學生。

他們靜靜地窺視了一陣馬路上的情景。

“我們算完了！”那個胖子離開了窗台，走向房子中間的桌邊坐下，失望地煩亂地用手指在桌面上敲着說，“東北丟了，華北也丟了！中央軍還一直往南退！”

那個高個子也離開了窗台，走向桌邊，但他沒有坐下來。從他的表情上來看，他不是沒有感到他們的滅亡的恐懼，但他強自鎮靜。他掏出一包紙烟，給胖子扔過去一支，自己拿了一支。他把烟捲在桌面上頓了一頓，沒精打采地打着了火，把烟吸燃了。

“你別看共產黨今天打下這，明天打下那。這是戰爭，現在離決定勝負的時候還遠着啦！戰局這樣發展下去，難道美國人就不動手？”高個子一板一眼地說。“問題是，不怕共產黨怎樣的厲害，主要的是我們有沒有信心！”

那個高個子用力地吸了一口烟，無聊地又把烟噴了出來，

大概是他用這來掩蓋着他內心的恐懼。

馬路上又傳來宏亮的口號聲：“打到南京去！徹底消滅反動派！”

這時，那青年人背靠着窗台，注意地聽着他們兩人的談話。馬路上的口號聲，使他厭煩、恐懼，他轉過身來，把窗門“砰”的一聲關上了。

“我們怎麼辦吧？要不早點決定，恐怕晚了就不好往南撤！”青年人的神情，顯然是急於要那個高個子作出行動的決定。

高個子又深深地吸了一口烟，向房裏踱了幾步，沒有立時作答。他回轉身來，向青年人及胖子掠了一眼，才慢吞吞地說：“我們不撤，就在這城市裏作長期的潛伏！”他頓了一下，“要是我們從每一個被共產黨佔領的城市，把我們可以轉入地下的力量撤走，那麼，他們就可以安穩地把城市鞏固起來，將來我們打回來，就沒有內應的力量。”

青年人和胖子的兩雙眼睛，一眨也不眨地盯住高個子的嘴唇，等候着他繼續說出他們今後行動的具體指示。

“比方說，你的情況吧！”高個子向着那青年人說。“潛伏在這個城市的條件是十分好的。你的父親是個大學教授，你的家庭就在這裏，你再把你的身份偽裝一下，共產黨還能發現你？”高個子又轉向那胖子：“你在這城市裏可以做點買賣作掩護，譬如開個小食店，對你很合適，也便於接頭……至於具體的活動方法，現在我們對共產黨的情況還摸不清，這就以後再作打算。”

*

*

*